

诗歌

哈雷

孙绍振
编

诗歌哈雷

孙绍振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歌哈雷/孙绍振编.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80719-651-8

I. ①诗… II. ①孙… III. ①诗歌评论—中国—当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②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3686 号

诗歌哈雷

-
- | | | |
|-------|---------------------|-----------|
| 编 者 | 孙绍振 | |
| 责任编辑 | 李永远 | |
| 出版发行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 |
| 经 销 |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 社 址 |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 邮编 350001 |
| 网 址 | www.hx-read.com | |
| 发 行 部 | 0591-87536797 | |
| 印 刷 |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邮编 350008 |
| 开 本 | 787×1092 毫米 | 1/16 |
| 字 数 | 280 千字 | |
| 印 张 | 16 | |
| 版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 |
| 印 次 |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 ISBN | 978-7-80719-651-8 | |
| 定 价 | 35.00 元 |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心灵新干线上寻找苍茫的风景

孙绍振

2010年最后的那几天，福州举办了一场诗歌盛会——“哈雷、伊路诗歌研讨会暨‘诗与城市精神’座谈会”，省内省外来了不少诗人、评论家，谢冕也来了。谢冕是“诗坛总司令”，我是“铁牛”，跟着“宋大哥”一路向前。据说这次会议光论文就提交了三十多篇，成果丰硕！这样的诗歌盛会，在1986年蔡其矫先生的诗歌研究会上见过，时间过去二十几年了，福州再次举行这样的盛会，实在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而今，海峡文艺出版社将把哈雷近来的诗作和对哈雷的相关评论汇编成集，见证福建诗歌这一段的盛事，应该说在如今略显寂寞的诗坛，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哈雷是我的学生，他诗歌创作时间跨度有三十年，这三十年，中国变化太大了，折射到一个诗人的心灵的语言，犹如《清明上河图》，闪烁光艳，是华彩的浓墨，也是沧桑的写照。现在他的诗歌升华到一个高度，成为福州诗歌城里一个代表性诗人，我也为他祝贺。

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印象，好像哈雷最好的诗歌总是与异性有关。早期最令人震撼的是其中的一首写筑路工人的诗：骄阳暴晒，民工往脚手架上抬石头，气喘如牛，汗流浹背，突然一群妙龄女子飘然而过，民工们乃驻足凝眸，不觉周身通泰，不知春来何方，猝然顿悟——“女人是个好东西”。此后成为传颂一时的名句。这以后十多年，哈雷诗文并进，在纪实文学、散文、评论上屡有斩获，诗意也随之升华，但“粉丝”们经常提起的还是他以前的名句：“一整个秋天我什么都没有做，除了爱你。”现在看来，这只是哈雷的诗艺让人赏识

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而今，那种可以作为他的标志性的青春的骚动和自炫，落拓不羁的坦然，和对于“规范”孩子气的冒犯和戏谑，已逐渐消解和淡化了。他变得沉稳了，不是追求骇世惊俗的惊人之语，而是在平常自然心态中开发诗意，他似乎漫不经心地抓住容易被忽略的情意，去发现蕴藏其间的人生内质。正是因为这样，他超越了初期的华丽激情，代之以渗透在平淡中的微妙的温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轻浅，相反，从平淡中显现出来的深沉却更加动人。如《那天早上》：

你散发着清香来到我面前
地远了，天近了
季节一下变得丰满了
我找到了
一只鸟停靠的位置
对你说：这里
树长高了
.....
你撑开紧握黄叶的手
对我说：过了正月
该理发了

这首诗，并不是哈雷近作最为成熟的，至少在语言上，还有可商酌之处，但是这里出现一个新的哈雷。如果说，他早期的爱情诗是有如浪花冲击的话，如今的则是泉水般全方位自然的渗透。不是没有“疼痛”，不是没有“呻吟”，但是，一切感受中都渗透着幸福感，哪怕是“该理发了”这样非诗化的日常话语，都流露出心心相印，毫不夸张，却深意尽在。显然，在哈雷的领域里，他走向了成熟的标志是，不再满足于情趣，而是刻意追求某种反思的智趣，并让它们凝聚起某种哲理。哪怕是在一些旅游点和即景之作中，他也能从现场即景的空间，神思飞越，让情趣和理趣交融，如《玉玺山》：

这座起伏的山头，最后变成一摊月色

静静躺着，不知还能沉睡多久
 没有海能高出沙岸，岛屿
 却像坚韧的头颅高出了臂膀
 最终切成一个个思想方块
 附近，钢梁的手臂
 力拔于强风和低云的码头上
 汽笛拉响了世纪的嘱托
 而这时的落日像暴君的脸
 在浪袭之后迅速逃离
 遮蔽的天空下
 遗落的玉玺
 不知经历过多少个世纪的尘烟
 最终被浪涛冲洗成一块
 纹络生动的石头

如果是早期，他会满足于把山形容为玉质的玺，而且为之大为激动。如今，他变得从容有致，更有穿透的历史感。固定的在空间的山和浪花，在转化为时间的想象中构成一种因果关系：浪花转化为石头的原因，变成了“钢梁”和“汽笛”，承继了“世纪的嘱托”，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和传统的自然观念，猝然遇合，自然奇观和工业文明融为一体，这就是他的“思想的方块”，也是他的艺术技巧。正是这样，本来善于瞬间顿悟的他，因为对时间的自由驾驭，概括力提升了。哈雷变得不再多情，而是深邃，有自己的思想了。

二十多年前哈雷写了不少清新明朗的“城市诗”，我在《寻找哈雷》一文中曾说过：“哈雷在‘城市诗’中找到了自己。”而今，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变化，城市更加繁荣和强大，乡村更加破败和没落。在哈雷笔下，工业文明和大自然是非和谐的，而且还表现出更多的冲突和紧张。但他和一些追求前卫的诗人不太一样，他不像他们一方面疯狂地追求物质生活的奢侈和高档，一方面做出对于城市物质文明的厌恶状。他没有那种对西方新潮观念捷足先登的自得，相反，他是真实地活在自己的感觉中，他尊重城市文明，怀念乡村的自然，身居闹市，心灵自有一块净土，这也是他一直保持着零点写作才有的纯粹和沉

静。正如王珂所说，“他不是那种为了写诗而牺牲人生快乐、特别是都市生活情趣的诗人，所以他活得很‘滋润’，让人感觉他很‘阳光’，很年轻。他更不是那种因为写诗就与现代社会疏离，以自己与现代都市文明格格不入，甚至人格分裂为荣的现代都市诗人。尽管他会思考我们这个时代为何出现‘病态人格’，他自己却人格健全、心理健康。从他的身上，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现代都市文人的两大修养风度——古代文人的‘温柔敦厚’和现代文人的‘文质彬彬’”。哈雷原本更多抒写的情爱之恋，拓展为更为宽广的自然之恋、人生之恋、生命之恋。对城市和乡村的风情追寻成为当下他诗歌创作的主题。当然，他的深刻就在于，在两者单纯的统一中寻找艺术的张力，并不回避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带来心灵的纠结。这一点，在虎年岁末的诗歌讨论会上，被我的精神兄长谢冕先生洞察了：他说他身居闹市，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却“对城市的怀有某种警惕，甚至表现出某种倦意，城市是一只喧闹而拥挤的鸟巢，眩目而刺眼的灯光是它的体温，它‘孵化出生命’，也孵化出一个‘无度的世界’”。是“厌倦”，而不是“厌恶”，这就是成熟！

哈雷近年来的诗歌，对于细心的读者，最强的观感莫过于与他前期的诗风截然不同。他变得冷峻，诗中常流露出一种苍茫的美，这其间的反差，确令人刮目相看。他本是以浪漫抒情见长，如今却更多运用“叙述”。有人指出他的“叙述”，“更多的是通过现实的一种突发的关系，揭示关系背后的永恒美感，与当下的后现代的叙述方式同型而异质”。我很认同这一说法。哈雷对个体与人生、对自然与社会的感受与领悟已随其升华为一种与往日大相径庭的境界。

异性再也不是他透视的焦点。他的精神视野变得辽阔，他的境界变得如《清明上河图》式的长卷，以自然包围着的城市为核心，展示心灵纵横交错网络；他的画卷，不但有西方油画的焦点透视，而且有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他的价值核心，是对现实人生审美情感中批判性的反思。这就是说，哈雷为自己诗歌设置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是难度。当然，哈雷的节奏仍然充满青春跳荡的生气，这对中年写作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在诗艺上，可以说是长大了，他的创作态度变得更加严肃，他对诗显现了罕见的忠诚，甚至有某种苦吟的痕迹，如他的《搬动》所说：

我搬得动一块巨石

却搬不动一个词
 如托举不住的夕阳
 在黄昏到来时
 沉入湖底

 我搬得动自己
 却搬不动跟随的影子

这样的句子，将成为哈雷为诗歌艺术献身的格言。这首《搬动》发表在2011年5月份《诗刊》杂志上，在“岁月无息地远去了，我也老了”喟叹中，这样的诗句简约平淡，却意境深远，扣动心灵，达到了一定的美学高度。不但是哈雷，而且一些同风格的优秀诗人也不是轻易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正因为“难能”，因而“可贵”。在他大部分的诗中，青年时代的铅华似乎并未完全褪尽，却并不妨碍他的情趣、理趣相得益彰。青春的梦呓消退了，在他的心灵新干线上，居然出了苍茫的美，思想含量控制着感情宣泄，他甚至想跟着里尔克去流浪，用另一种生命观念去写诗。谢有顺说他在用诗歌建造着某种意味上的精神的天堂。这样，就产生了王珂所说的“感动”与“唯美”的矛盾，哈雷采用了“和解”而非“对抗”的策略去化解，已有所成，虽然当年的文采仍然在他的智趣面前，留下一条长长的阴影。现在，哈雷把自己置于这样一个“研讨会”上，并将所有专家、诗人的品读集中成册，付梓了哈雷一段诗歌的历史。在以后的写诗岁月中，让文采与智趣、冷峻与激情比翼齐飞，这也许是哈雷和许多诗人们此生不息追寻的课题。

2011年6月5日晨草于师大康山里教师宿舍10号楼

目 录

上篇 诗说哈雷

诗人与城市的距离

- 从伊路读起，读到哈雷…………… 谢 冕（3）

诗性的倾诉

- 评哈雷诗集《零点过后》…………… 刘登翰（8）

- 哈哈雷师兄…………… 陈章汉（11）

诗意栖居、诗人角色与诗歌信仰

- 哈雷、伊路诗歌对读兼对福建诗歌现状的思考…………… 庄伟杰（14）

恋生活者之午夜絮语

- 哈雷近期诗作印象…………… 谭华孚（24）

海纳百川的世界的情人

- 哈雷诗歌的城市精神与艺术特质…………… 王 珂（29）

- 哈雷和他的诗友们…………… 萧 何（35）

祝福诗人

- 关于诗歌和诗人哈雷…………… 朱必圣（42）

- 从哈雷诗作说说诗的“动人”…………… 莱 笙（47）

十四年一个轮回

——也说哈雷和他的诗文····· 钟红英 (54)

秋天的情人

——感性品读哈雷诗作····· 江南秋水 (62)

“水”：多维想象和诗学隐喻

——哈雷诗歌新作管窥····· 伍明春 (66)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谈哈雷诗的语言艺术····· 余 出 (74)

感受童真

——读哈雷诗集《零点过后》····· 林 薇 (82)

他让后工业时代变得柔软

——读哈雷诗集《零点过后》····· 戴冠青 (86)

哈雷、伊路：最让我感动的两首诗····· 毛 翰 (91)

零点过后的爱情盛宴

——哈雷诗歌断想····· 蔡芳本 (95)

新的原动力与诗性美的实现

——论哈雷诗歌《2010，我跌入了自己的节奏里》····· 冯顺志 (98)

写感动人的诗歌····· 蓝 光 (101)

在爱中栖息灵魂

——哈雷爱情组诗读后····· 林 怡 (105)

由哈雷的诗说到诗人角色····· 石华鹏 (109)

福州诗歌

——关于哈雷····· 大 荒 (112)

是谁让着城市又有点诗

——哈雷的行为诗歌与诗歌行为····· 林 焱 (117)

哈雷诗歌的“叙述”维度

——读诗集《零点过后》····· 刘桂茹 (124)

纯粹：一种诗美

——评哈雷的诗集《零点过后》····· 高栋梁 (130)

牵引心灵的体验和感受

——评哈雷情诗创作的艺术追求	曾焕鹏 (140)
爱, 并快乐着	
——读哈雷爱情诗	林 斌 (146)
时光之外的诗歌之城	曾建梅 (152)
哈雷, 给城市诗歌的灵魂	笔 尖 (156)

下篇 哈雷新诗

搬动	(167)
冬夜有感	(169)
和海交谈	(170)
威严的海	(171)
玉玺山	(172)
燃烧的头发	(173)
2010, 我跌入了自己的节奏里	(175)
岁末的光泽	(177)
罗源湾	(179)
葡萄甜了	(181)
芭蕉绿了	(183)
那天早上	(185)
最后那颗纽扣	(187)
理解力	(188)
西风	(189)
滴水	(190)
胡卡瀑布那一刻美丽的时光	(191)
庄园	(193)
现代词语	(194)
再见, 奥克兰	(196)
一树山	(197)

网络的轨迹·····	(198)
皮肤·····	(199)
茶味·····	(200)
对这样海浪的不完全解读·····	(202)
海水涂满了半月湾的黄昏·····	(204)
在这里，我看到螃蟹一阵阵空虚·····	(206)
七夕重来·····	(208)
在失去夜色的晚上·····	(210)
在高处给你一种形式命名·····	(212)
记忆·····	(213)
主要的·····	(215)
在两栋房之间·····	(216)
今天的月亮·····	(218)
花蕊的光亮·····	(220)
故乡的岛屿·····	(222)
闽江源·····	(224)
唱诗岩·····	(226)
可门，海边的火鸟（组诗）·····	(228)
生日·····	(232)
秋，变得让我安心·····	(233)
仙游，与她相关的几个关键词（组诗）·····	(235)
山和海的儿子·····	(240)
新城湖畔·····	(241)
归回大海·····	(243)

诗说
哈雷



诗人与城市的距离

——从伊路读起，读到哈雷

谢 冕

伊路的诗过去读过，这次不在手边，只找到她刊于《创世纪》165期的八首，即《因为有醒》、《世界的心总是隐隐的疼》、《愚人节》、《有一天会彻底停顿下来》、《昨天的雨和今天的雨连起来》、《孤独》、《我们闻到的浓香》和《暗和亮》。读的作品少，难免片面，但大体还是可以看到她近期写作的状态。

诗歌的话题很广阔，我的发言只想限定在这次会议的主题，即“诗歌与城市精神”上。读伊路诗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她的性别，但在那里，性别的特征几近于无。可以觉察得到，她有意地模糊了性别。她似乎在排斥女性写作习见的那些温婉和细腻，她的诗甚至表现得有点坚硬。《我们闻到的浓香》写的是白玉兰——最能体现南国风情的、充满了柔情的一种花卉。但是在我们的女诗人笔下却是从“剑”到“刀”的伸张和抵达。她的诗句是：“玉兰花刚出蕾时像冒头的剑”，“到达到剑柄之下，每进去一点，剑就伸长一点”，“直到被挤得裂开，变成一瓣瓣小小的刀”。

这是非常独特的，可以说是“无心”，却依然让人感到“有意”。她在有意地摒弃传统的“抒情”模式。她在有意地“冷却”那种随处可见的“温度”。在城市的某个角落，诗人看到的是“像一个巨人，在路的那头”的“很大的孤独”（《孤独》）。城市的天空布满了雨云：昨天的一场雨，连接着今天的一场雨。伊路不说半句“焦灼”、“沉郁”一类的话，她只是吸着那种“白晃晃的凉气”，轻淡地说着那种“骨头空空”的感受。

这就够了，我们得知，在城市里她并不快乐，在城市层层喧哗和纷乱

中，“世界的心总是隐隐地疼”。在《暗和亮》中，她注视电脑，目睹时光的无情流失，“心就仿佛被狠狠地咬了一口”。这里是一种人生的成熟状态，体现着空漠和寂寥。当然，这未必是城市的过错，但确实发生在城市、并与城市有关。这是伊路。

哈雷同样是属于城市的，他的创作与城市密切相关。不论是哈雷，是伊路，还是我本人，我们都是城市的居民，都是现代文明和都市化的受惠者。日益繁荣的城市，带给我们便捷和享受，照理说，我们应当感谢城市，应该热爱这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电气化、轨道化、网络化和数字化——才是，然而，我们与城市的情感却是复杂的，甚至是矛盾的。我们这些城市人和赖以生息的城市之间，却有着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我看到哈雷对城市怀有某种警惕，甚至表现出某种倦意。在《2010，我跌入了自己的节奏里》中，他表达了不安的心情：城市是一只喧闹而拥挤的鸟巢，眩目而刺眼的灯光是它的体温，它“孵化出生命”，也孵化出一个“无度的世界”。哈雷在这个年度的“自己的节奏”是令人烦躁的：“线条喧哗，风雨洗刷着艺术苍白的链”，“用骷髅串起璎珞”，“在斜阳喷绘的城堞煽起疾风”，这里的风景并不单纯，是美与丑的交融，一种凌乱的组合。

哈雷上面那些诗句写的虽然是亲历的一个剧场的情景，表达的却是对城市的整体感受。在《岁末的光泽》中他看风景，以为“一抹兰香和花姿会明朗起来”，从而“改变森林的神色”，而令诗人失望的是，他面对的依然是匆匆岁月中的那些“紧蹙的眉头”，依然是令人厌倦的“紧张的人流”：

其实浓稠的夜，相约而来，在探望
一个白天和田园的麦子
你能走多远，走成我的远方
一个两眼空空的地方
一个叫海子的人跌倒的地方

这是在城市向着远方的呼唤。远方就是远离城市的乡村。上面引用的诗中，再一次突兀出现了海子的形象。记得在《冬夜有感》中哈雷写过，海子复活了，夹着三本书“和我一起挤入城市的缝隙”。我们这些城市的居民，都居住在繁

忙而喧腾的“缝隙”里。读过海子的诗的人都知道，海子居住在城市，却总是想念他的“村庄”和“麦地”，他表现了与现代都会的格格不入。哈雷一再提及海子，提及这个诗人在城市的“来不及躲闪”而最后“归于宁静”的旷世悲情，当然不会是一个偶然。

哈雷一样是在思念乡村。他曾以《葡萄甜了》和《芭蕉绿了》为题，表达了他对乡村的眷恋和礼赞，葡萄甜了的时节是收获季，他用“藤蔓完全潦草起来”和“发黑的栅栏 / 也挡不住酒醉的鼾声”来表达收成的喜悦。“在我的喧嚣和你的寂静之间”，“这个时候我离你最近”，他讲的是城市和乡村的距离。接着是另一首诗，《芭蕉绿了》也是表达想象中的久违的乡情：“我把通往田野的大门开启，在布衣下面很多思想会席卷而来。”在城市中，人们总是怀想曾经存在（甚至并不存在）的乡村，他们都有遥远的甚至虚幻的关于乡村的记忆。

还是回到此刻我们谈论的两位诗人的作品上来，伊路有一首《想起你这个故乡》：

那么

我就把你的荒庙和祠堂当做故居

把那树桃花和那棵金桂叫往事

那些冷清清的课椅桌

和那个百无聊赖的女孩叫童年

我更愿意把你称为一个窝、一个巢

由山径、北风、干草、枯叶构筑而成

把一座山冈叫做孤独

遥远的故居和往事尽管充满了悲伤、寂寞和孤独，但仍然令今天生活在繁华中的诗人牵肠挂肚。哈雷同样也有这样对于《村庄》的记忆和怀念：“我的村庄满是苔滑，夜月照不尽的幽深”，他的村庄不是伊路那样的“当做”、“叫”般的不确定，而是非常明确具体的：

一座石磨压成的村庄